

庞余亮 著

薄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庞余亮 著

薄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薄荷/庞余亮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ISBN 7-5302-0782-2

I. 薄… II. 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3674 号

薄 荷

BOHE

庞余亮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11.5 印张 27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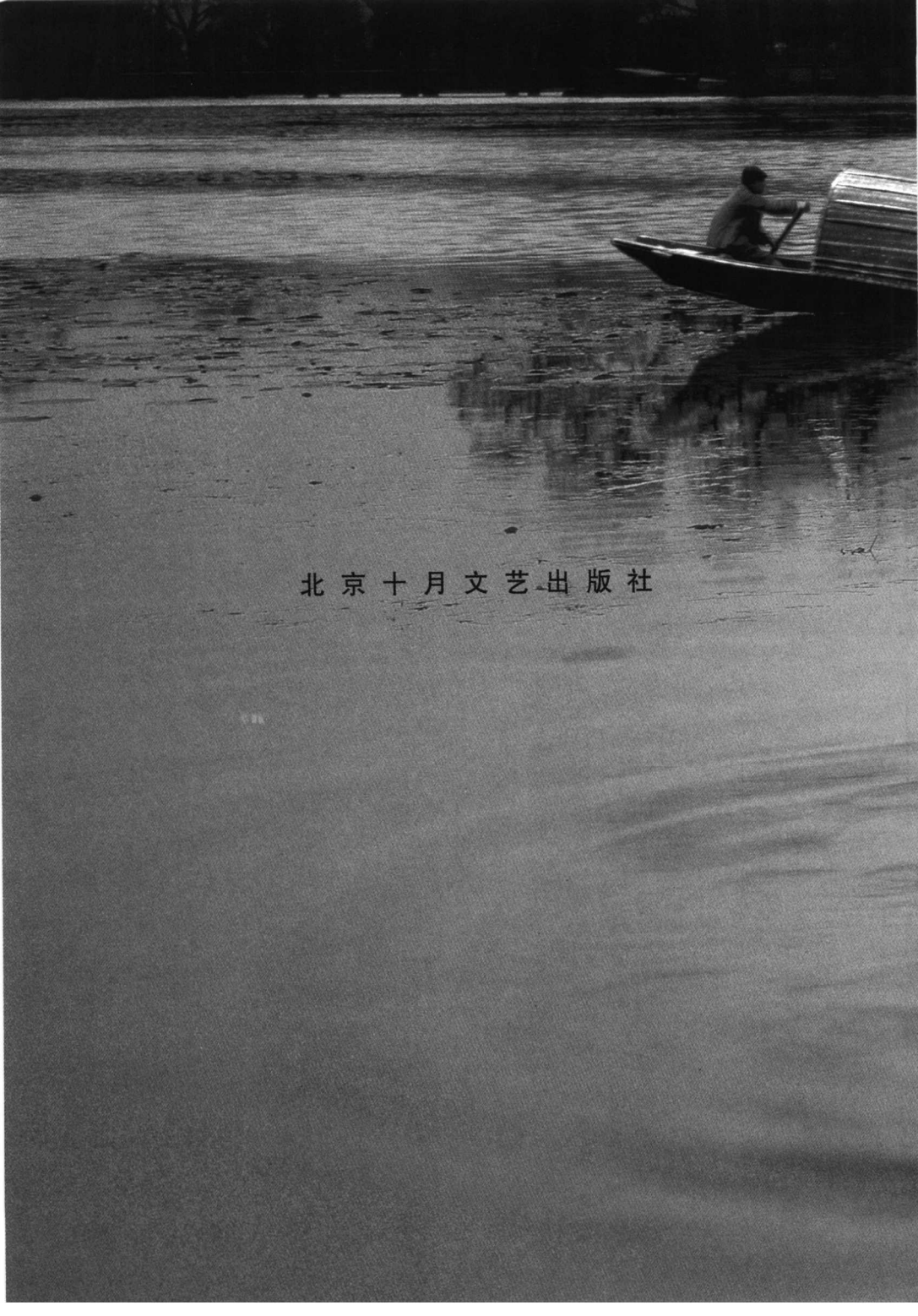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2-0782-2

I·761 定价: 1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陈家沟三汉港
十个姑娘九个养

——民谣

陈家沟人没姑姑
三汉港人没舅舅

——就算是民谣

第一 部



第一章

知道陈毅元帅的人一定知道他的手下败将韩德勤，韩德勤可是当时的江苏省主席，你知道他抗日战争时躲在什么地方？我说的不是他躲陈毅，而是在躲日本鬼子。躲日本鬼子最好的地方是水荡深处。阳楚县就是个好地方，俗话说，自古阳楚好避兵。而阳楚最好避兵的地方就是三汉港。要不是韩德勤这个狗日的，三汉港这个地方不亚于如今的周庄，那时小日本的飞机扔的炸弹把三汉港的好房子还有唐代明代的石桥都炸掉了。

从三汉港这个地方再向南三里水路，那就是陈家沟了。你最好不要把在外地方学来有关三汉港、陈家沟的流言蜚语拿到这个地方说。如果你的嘴巴实在痒了，熬不住了，说了一个“陈家沟三汉港，十个姑娘九个养”，你说完了你就不要说了，你看不见当地人已经生气了，不再像刚才那样对你笑盈盈的，脸耷下来了。你犯了忌讳了。不过你不说第二个也算作民谣的“陈家沟人没姑姑，三汉港人没舅舅”，还不会受皮肉之苦。因为第一句话针对的是大姑娘，谁会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大姑娘养的呢。

就算是对方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对方只是会骂你，用上当地最为难听的脏话，不过你也没事的，你根本听不懂的。对方骂完了你又没有应战也就算了。如果你还没有把嘴巴闭上，嘴巴还在痒，那你最好抓一把盐擦擦。你说说看，你只要一说，无论是哪一个都可以打你的耳刮子，给你的脸上贴黄烧饼，一个又一个，一张又一张。没有人会救你。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个嘴巴作痒的外地人对一个刚从批斗场上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因为他手里还捧着一顶落满了唾沫和痰的纸做的高帽子）说了第一个民谣，他见他没反应，又说了第二个民谣，这个外地人的厄运就开始了。

他先是被这个阶级敌人打了两个耳光，是真正的有内伤的既伤皮又伤肉还伤骨的耳光，还打得那么快，简直如迅雷不及掩耳。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嘴巴里就有盐味了，盐的咸味把他刺激醒了。他在大街上狂叫，不得了了，阶级敌人打贫下中农！抓反革命啊！

很多革命群众就出来了。结果这个贫下中农不但没有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反而饱食了一顿革命群众的铁拳。每一个铁拳都是那么充满愤慨和仇恨。这个外地人抱着头喊，我家是五代贫农！我是五代贫农！

但这是没用的。谁叫你嘴巴作痒的呢！最后那个外地人一下子开窍了，他不说他家成分了，而是拼尽气力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终于他自己救了自己。

其实这个故事太远了一点，我再说一个近的。前段时间，有一个住在三汊港人民旅社的采购员，好像天底下到处都能碰到一条灰不拉叽的毛巾扣在黑色的人造革旅行包的采购员，他是第一次来这个水荡深处的小镇。出门在外真是不容易呢，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人民旅社里已经有一些长住这儿的老采购员了，他们没有嫌他是个新手，而是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晚上还在一起扳那二两五一小瓶的酒，二两五，不多也不少，微醺。人民旅社的那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信号又不太好。睡觉又太早了，就随便到哪个房间聊聊吧，躺的躺，坐的坐，抽抽烟，喝喝茶，反正又没有本地人在场，评价评价三汊港这个地方。这地方的生意不是太好做，也不是太难做，小地方。不过这地方还繁荣过

的，那是在旧社会了。主要是有条东大河，它又在两座大县城中间，过去是帆船，或者拉纤，早上从这个县城出发，一天肯定是到不了那个县城的，晚上行船又怕有土匪，怎么可能没有土匪呢，这个地方比沙家浜还沙家浜呢，到处是水，是芦苇荡，草比人还多的，所以呢，货船们都会在三汉港歇歇脚的，这就繁荣了。

后来国民党的时候又繁荣过，因为这个地方好躲日本鬼子。也很自然地谈到了那两个民谣，还笑了好一阵子，因为微醺，也不知道有没有嘱咐他不要在三汉港人面前说，或者就是故意没说，他们在三汉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见过谁说了会怎么样的，说了一会儿，躺着的人已经在床上烩猪头了，猪头都烩烂了。

那个采购员后来就在三汉港采购了满满一大包，再带一船舱的浓痰、耳光、拳头回去，还差一点喝到了大坊里的“黄金疙瘩汤”。他带走的最新鲜的“黄烧饼”是三汉港派出所王所长的，王所长是陈家沟的人，他的婆娘是三汉港的人。作为代表，他又在这个倒霉又活该的采购员的脸上贴了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后来这些“黄烧饼”都熟了，都烤出芝麻香了。谁要你碰了人家的瘸腿子呢？谁让你的嘴巴作痒了呢？

1

三汉港有一个软心肠的丫头，她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去西头的菜场去。奶奶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只是去转转，有时候空篮子去空篮子回，奶奶就喜欢跟人家讨价还价，她最后肯定是不买的。等奶奶一个菜场逛下来，发现这个丫头没有了。她转了一圈后，发现这个丫头正待在臭烘烘的苗猪市场的边上看人家卖苗猪呢。那些早上刚刚离开妈妈的白的黑的花的蜷尾巴红

嘴唇的小猪们叫啊，尖叫，还不止是尖叫，简直是拼了命地尖叫。

等丫头的奶奶找到这个丫头时，这个丫头竟然哭了，泪流满面。奶奶还以为是谁欺负她了呢。再问问，原来这个丫头是在为那些尖叫的小猪而伤心。奶奶就说，真是傻丫头。

后来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连在里面卖苗猪的一个胖女人都认识她了，她对丫头的奶奶说，要不，给你家丫头逮一只，养养。奶奶说，养？放在手上养？让她和小猪睡在一起？要不这样吧，你做做好事，把她也当作小猪卖给乡下人吧。那个胖女人竟然答应了，还用臭烘烘的手来拉丫头。丫头吓得直朝奶奶身后躲。把胖女人逗得哈哈大笑，差一点笑得背过气去。

奶奶以为这样能吓得住丫头，后来这个丫头还是喜欢一个人去苗猪市场看人家卖苗猪逮苗猪。那些小猪是那么不愿意离开它们的主人，一边叫着一边还在空中徒劳地乱蹬着漆黑的猪蹄，好像这个丫头能听懂它们的叫喊似的。丫头听着听着，又哭开了。

奶奶想，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就给这个丫头讲故事。比如每个人的屁股上生下来都有一处青紫的斑，那是因为人不愿投胎转世，被管转世的官一脚踢的。做人苦啊，做人有什么做头呢？做畜生更苦，做人之前必须先投胎做畜生，那个胖女人马小妹，她家养的卖的小猪都是想做人的鬼魂投的胎。收鸭毛鹅毛的顾四，他一生下来耳朵上就有一个豁口。那是他前世里做的是畜生，刚被人杀死就急匆匆地来投胎了。

丫头还在问，那他前世里是做什么畜生的呢？奶奶就笑了，你不是看过卜桂英杀猪吗？她用大秤钩子钩到的是什么？顾四耳朵上的那个豁口是秤钩子钩的。你不要以为吃的是猪肉，说不定就是吃的我们镇上刚死的邻居呢。

丫头真的被吓得个半死，以后顾四再在门口喊“鸭毛鹅毛卖啊！”丫头再也不敢跟在后面学了。原来他过去是头猪啊，难怪那些小猪会向他喊救命啊。奶奶还吓丫头，当心啊，你再去看人家卖小猪，你后来就真的变成小猪，再也变不回来了。

丫头真的被吓住了，耳朵里净是那些小猪的叫喊。丫头还问奶奶，我们是什么畜生转世的？

奶奶就笑了，我们啊，比他们就多受了一道罪。丫头再想问什么罪，奶奶却不说了。

有很多时候，奶奶总是在莫名其妙地打嗝。她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打嗝呢？是不是她的肚子里的气太多了？反正丫头一记事的时候奶奶就是这样说几句话打一个嗝，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丫头也问过奶奶，你是不是喜欢打嗝啊？打嗝是不是很好玩啊？

奶奶不回答，总是摸着丫头的头，对丫头说，你肯定是在投胎的时候太着急了，跑得太快，把裆里的雀雀跑丢了。这话就把丫头的头说得低下来了。

弟弟王军是王丽萍八岁的时候才出世的，王军一出生，奶奶就很少给王丽萍讲故事了。王丽萍这时也认识了刘琴，当然刘琴也是喜欢讲故事的，她不讲那些鬼啊神的故事，她讲的故事可都是真的，而且千真万确，她刘琴可以赌咒。王丽萍可从来没有怀疑过。

刘琴说，人家说，陈家沟三汉港，十个姑娘九个养，其实是十个渔船九个养。三汉港人没舅舅，也是因为渔船小，又没有其他人，什么爸爸跟女儿哥哥跟妹妹的事太多了，有了小孩怎么办？只有扔到河里，漂到了三汉港，就这样说起来了。刘琴还和王丽萍在轮船码头那儿看到了一个死婴，像一个被剥了

皮的大田鸡。由于死婴的脸朝下，刘琴就敢肯定，这是丫头。刘琴还用竹竿把那个死婴的脸翻开来，果真是个丫头。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王丽萍觉得她身体中的一部分也跟这个死婴漂走了。后来王丽萍说，她死了也好，她马上就可以投男胎了。

刘琴可从来不相信这个，她说这是迷信，你说世界上有鬼，你说谁逮到过鬼？她还说那个死婴也会变的，变成鱼了，鳗鱼很肥吧，它最喜欢吃死人肉了。王丽萍吓得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吃鱼。

有一次，放了一个电影叫《追鱼》。刘琴说，和电影里的一样，刘琴的妈妈曾经不顾外公反对，选择了爱情。接着刘琴就谈起了她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她外公为了反对她妈妈爸爸的爱情，还用一根针戳瞎了她妈妈的一只眼。刘琴感叹地说，幸亏她妈妈坚持，否则就没有她了，也就不认识王丽萍了。王丽萍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后来王丽萍讲给她奶奶听，奶奶听了之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奶奶说，你不要跟那个刘琴玩，一步三个谎。她仇兰子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街上人都知道的，哄鬼啊。奶奶还问王丽萍，她还放什么屁了？

王丽萍很是后悔，不过她还没有把刘琴告诉她的一件事说出来，镇上有的人家，结婚那么多年就是不“开怀”，没有办法，只好抱养人家的小孩“押子”，比如哪家哪家，刘琴说得有名有姓的，有个人家的姐姐的名字就叫鸭子，肯定是抱养的了。王丽萍已经是一个会把心事藏在心里的人了，她有点怀疑她也是用来“押子”的。为什么她八岁时她妈妈才生下王军？她曾试探性地问她妈妈她是不是从渔船上抱来的，妈妈的回答令她很沮丧，妈妈说，当然是从渔船上抱来的。你爸爸上码头，人家渔船上正准备把你扔下河，你爸爸说，你们不要，那

就给我吧。

妈妈是在饭桌上把这句话说出来的，那时王军还在吃奶，奶奶和爸爸都笑得既诡秘，又放肆，他们一点儿也不管王丽萍其实快要哭了。吃完饭，王丽萍把王军的尿布拿到轮船码头去洗时，看着东大河上走来走去的船，心里迷茫得很，眼泪就掉到河里去了，哪一条船上有她王丽萍的亲生父母呢？

刘琴的肚子里真是有很多弯弯道道的，比如对于红色的认识，王丽萍只能说出大红、洋红、老红、嫩红、粉红、浅红、水红几种红。可是刘琴却能说出还有霞红、血红、火红、玫瑰红、外国红、砖头红、山芋红、芦秫红、荸荠红、甘蔗红、对联红，对联红就是那种被黑衬了一下反而更红的那种红。不过刘琴不太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红颜色最容易褪色，而且洗一水褪一次，把水洗得像卜桂英杀猪桶里的杀猪水。

刘琴还有一个惊人发现，每个人都有点瘸。王丽萍真是很吃惊，怎么可能？瘸子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人，他是前世里做畜生被人打瘸的。刘琴非说那是小儿麻痹症。她说的是每个人天生的瘸。王丽萍说不过她，就姑且相信了。平时下了课不和刘琴上一号的时候，王丽萍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看其他同学，再看着顾国富，好像是一样，又好像不一样的，顾国富和其他人好像都有点瘸。刘琴说，王丽萍你是不是爱上小瘸子了？王丽萍后来就不再看顾国富了。

课间总有一群男生学着顾国富走路，一颠一簸，三包洋火；一簸一颠，三包香烟。刘琴就咯咯咯地笑，好像要他们再颠，再簸。直到把顾国富激怒了，然后他就追那些男生。刘琴笑得更像一只生蛋的鸡了，一抖一抖的。那些小男生还故意装出要让顾国富抓到的样子，等顾国富的手快要抓到时，那些小男生就迅速地躲开了，顾国富经常被弄得哭了起来，直到许大

作老师来的时候他还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哭着。许大作问那些男生，那些男生的舌头就翘起来了，不知道，不知道，还带了鼻音。许大作老师又问脸笑得红扑扑的刘琴。刘琴说，我不知道，我和王丽萍一起上一号的，不信你问王丽萍，课间的时候，一号很忙的。当许老师把目光转向王丽萍的时候，她的头已经低到课桌下面了。好在这时顾国富哭得鼻子都塞了，他不一会儿就擤鼻涕，弄得呜呜作响，都像吹海螺了。

王丽萍觉得一个女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出上一号就很不好，刘琴不但敢说，还明目张胆地撒谎。王丽萍面对老师的目光就有点迟疑，脸却不由自主地往刘琴那边偏。这时悲伤不已的顾国富居然擤了一个响鼻涕，还起了噙声，像吹螺号似的，呜——可能他鼻子不通，他又擤了一下，还是像吹螺号，呜呜——

本来很想查下去的许老师也笑起来，顾国富，你是不是想做东海民兵啊。所以顾国富有一段时间就叫东海民兵。而课间这种游戏也很快被架鸡所代替，你想想，就连顾国富也跟着刘琴一起喊，一颠一簸，三包洋火；一簸一颠，三包香烟。顾国富的赖喉咙甚至比刘琴喊得更响，更炸，你说这游戏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玩架鸡。玩架鸡可不是用两条腿，而是用一条腿，连顾国富都可以玩，而且他一度还成为常胜将军，要不是失败者总是以多欺少一起上，他会成为架鸡王。这一点就连刘琴也看不下去了，顾国富，顾国富，不要跟这些癞皮狗玩。

可是顾国富好像听不见似的，还在嗷嗷地盘着那条残腿，像袋鼠一样向那群小痞子蹦去，架倒了一个，又冲向下一个，直至几个小痞子一起把顾国富架翻。不一会儿，顾国富又成了冲锋者，怒吼吼的，王丽萍觉得顾国富并不是去架鸡的，而是抱着炸药包去炸碉堡。

放学后，刘琴总是拖着王丽萍去学校门口老周的小糖摊上

喝那二毛钱一杯的薄荷茶，然后一起靠在被风吹得发黑的木电线杆上，开那种带有香精味的嗝。刘琴总是开得很夸张，好像真有一股强大的气流逼着她把嘴巴张开，妈妈哎，妈妈哎，又来了，又来了。王丽萍看着不停地抹着胸口的刘琴，觉得有点惭愧，自己怎么没有开出那样舒服的嗝呢。

等到肚子里的嗝开得差不多了，刘琴就跟她一起学供销社的秦师娘走路。秦师娘走路有点内八字，再穿上中跟鞋，走路时还一弹一弹的，好像脚跟装上了弹簧。有段时间刘琴和王丽萍就这么脚歪过来走路，王丽萍还被奶奶骂为妖怪精。不过她们只走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没多大意思了。

还有一段时间，刘琴和王丽萍就学那个慧清师傅。剃着运动头的慧清总是拎着她的铜箍香桶，香桶上还有一个带铜环的木盖。慧清总是一边走，一边喊，还不是喊，而是在说话，轻雅雅的，卖——小咸菜哦，卖——小咸菜哦。只说两声，绝不多说。

刘琴学慧清学得一点儿也不像，她怎么学也像那个卖米摊饼油条的小洪，炸得很，满嗓子的油烟气，米摊饼、油条！米摊饼、油条！哪里像慧清师傅，慧清师傅可是连破折号都说出来了，卖——小咸菜哦，卖小咸菜哦。王丽萍只学了一句，就很像慧清师傅。刘琴很是奇怪，王丽萍，你学得真像呢，你还是去和她一起做尼姑吧，去跟和尚跑！我给你起个名字，叫慧萍。王丽萍说，不能这样说，天上是有菩萨的。

自己学得不像的游戏她是不愿意再玩的，哪怕再有意思也不行。刘琴后来又悄悄学成了英娘穿着大脚裤子在反弹琵琶，那可是年历画《丝路花雨》上的女主角才会的绝招啊，刘琴到底原来是文娱队上的。

现在她们开始在路上数瘸子玩。一个，两个，三个，四

个。真是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三汉港怎么会有这么多瘸子呢。而且每个瘸子的重心都不一样，所以他们一撇一捺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先捺，有的只是不停地撇。那个总喜欢喝醉了酒脱光了在大街上狂奔的汪有付家就有两个瘸子走过去了。

医院里的吴红霞一手拿着橡皮管，一手拎着配好了药的盐水瓶，气呼呼地朝她姐姐家走去，她每天都要去为她姐姐挂水。吴红霞对刘琴说，琴丫头，你妈妈在买黑市炭，你为什么不去帮她？还不如不养这个丫头呢。刘琴不说话，只是捂着屁股喊，哎哟，哎哟。刘琴是在说吴红霞给人家打针把针头戳在人家的屁股上拔不下来的事。吴红霞脸上的雀斑一下子都气得鼓起来了，瘟丫头，将来没人要的瘟丫头。刘琴一边揉着屁股，一边说，哎哟，哎哟，我嫁不出去了，我嫁不出去了，可怜可怜我吧。

刘琴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疯的人。等到那个叫做小黄的老瘸裁缝来了，刘琴的屁股疼得更厉害了，就像断了一条腿似的。小黄好像没有看到她在学瘸子，居然还笑眯眯地问刘琴，上次给你妈妈做的春秋衫抱身不抱身？刘琴笑得一口气快要接不上来了，抱身，抱身。刘琴真是一步三个谎，上次王丽萍在刘琴家她妈妈还抱怨这件春秋衫肯定不是小黄做的，而是小黄的徒弟做的。

小黄瘸得跟别的人不一样，他像是在地上拾东西，并有节奏地一路拾过去。刘琴真是胆大，她竟敢跟在小黄后面学着小黄一蹲一蹲地拾东西。刘琴还没拾回来，王丽萍就又看见了一个瘸子，王丽萍忍不住叫起来，刘琴，刘琴，又是一个！刘琴抬起头来，好像受了惊，脸色就变了，然后折身就溜。王丽萍知道不好了，再仔细一看，这哪是瘸子啊，分明是她们的班主任许大作！许大作哪里是瘸子啊，可气喘吁吁的王丽萍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眼睛看花了，许大作真的有点瘸呢，他这么一瘸一